

第一世界的大戰

每逢 147 出版 吾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發行



每册售價二角 No. 129 31. 2. 27 第十八期 第二卷

歐洲戰勢與東亞戰爭之戰略影響

·明·

東亞戰爭勃發，由於日本之空前勝利，俄然形成輻軸與反輻軸兩大世界陣營。英美戰略仍側重於歐洲，然而兩國之表現，已不能於德軍避寒期間有所進展，蘇聯亦未唯英美馬首是瞻，構釁於東亞。

以愈趨愈擊之戰略而沒拿破崙以上之希特勒總統，於去年十月初旬，開始對蘇聯的第四次之總攻擊，其重點置於頓巴斯及莫斯科之攻略。然其結果，僅於南方作戰，得到順利的進展，至北方莫斯科方面，雖努力集中空軍與機械化部隊之攻擊，却祇達到莫斯科前方大約一百公里之線上。未能完成初志，戰線終陷於膠着狀態。其後由於凜冽風雪之襲擊，希特勒

終於十二月初旬，在日本向美英宣戰之同時，聲明軍部作戰之休止。

其發表之理由：「現在東部戰線之氣候，平均在零點下二十五度，汽車等用油，均行凍結，機械化部隊之行動，已入於不可能狀態……」，然功虧一簣，而與紅軍以「一，二，三，四，五，五個月以上長時間的休養與整備，此者，在德國作戰上，損失之大，自不待言。希特勒總統所發表的理由，確係事實，然其主要原因，却不能不歸之於其空軍勢力，未能絕對的壓倒紅軍。

不過，在這裏並不能說是德軍敗於紅軍。因攻勢至難，而一時中止，退於後方主線以渡冬季，一方防止紅軍之反攻，一方整備多數之空軍及機械化部隊，靜待未來之五六月來臨，立即轉取一大攻勢，此即所謂欲伸先屈之兵法。這裏所說的六月，僅是大概的推測，莫斯科的氣候，四月間仍紛紛降雪，寒氣不退，五月始漸溫暖，然此季節，因解凍關係，又正是泥濘沒膝的泥濘時期，機械化部隊，仍不易運動。此所以往者拿破崙一世以及現代的希特勒，均以六月為開始作戰的好季節之原因。

不過德軍在此機械化部隊不能動轉時期，如何抵拒紅軍之攻擊呢？有的人說：紅軍之機械化部隊，亦因氣候而不能任意活躍了。

然戰爭之本質，確不能依此來預卜勝敗，由大東亞戰爭開始以來，兩個月的實際情形，已得到證明。況自去年六月以來，受到半年以上之攻擊的紅軍，精銳已損失大半，於此冬季中，其無攻擊德軍之力量，毫無疑問。

問。

至德軍現在所退後的戰線，是以莫斯科西方二百公里之維雅基馬為中心之南北線。其所以選守此線者，因此地對莫斯科方面，形成連綿的丘阜地帶，為一難攻易守之要線。故德軍目前僅放棄九十萬羅許之占領地域。

二

然如是之德軍，能否因猝然發生之大東亞戰爭中日軍之驚異的大戰果，而連帶着發起一新作戰呢，這是個很有興味的問題。

假如德軍於東方戰線，備留一部軍力，抵禦紅軍之攻勢，舉其餘力至近東及北非戰線上，採取攻勢。如是，即使斯拉夫民族得到發揮其異常戰力的千載難逢之機會，其必舉其怒濤之勢，敢行逆襲之壯舉。屆時，德軍自陷於非常困難之數面作戰的不利之境地，故決非得策。

然此時，德軍如忍耐於東方戰場之一時的敗退，舉其全力，斷行英本土上陸作戰，賭勝負於此一戰，則此問題，又當別論。

現在德軍，正處在一大歧路上——以不可知數之犧牲實行英本土作戰，是否得策？然無此種作戰，又難收終局之勝利。如德軍本其去年六月以還，所收到的偉大之戰果，與以總決算，向打倒紅軍一途邁進，依希特勒總統前此屢次所宣明之政策實行，確係上策。

究竟德軍為什麼必須退到維雅基馬之丘陵線呢？無可諱言的，德國一定是受到紅軍之反攻。而且德國為欲求得石油，在伊拉克，伊朗方面，發動一新作戰，然而土耳其是否嚴守中立，或者敢行歐洲一般人所想像不到的出於抗戰之途，此者固為不可知，但縱令德軍得以悠然通過土耳其國內，然其土耳其交通網尚未開發，備有伊斯坦布爾一條鐵路。就其輸送力——如送五個師團，即需一個月。

正在此種情形下，德國對土耳其，欲放手而又不易於放手。英美今日之作戰，係擴大去秋以來活躍發展之北非攻勢，英軍前曾於利比亞，埃

及國境之要塞塞爾姆上。要港多布魯克，受到德義聯合軍之攻圍。然目前美英對此攻圍之德義聯合軍，加以猛擊，更乘其餘勢奪取索爾姆西方約五百英里之奔加給，掃蕩全利比亞，且紅軍由已展開的東部戰線，能經黑海，通過土耳其，與馬爾他島相呼應，可形成南北縱斷之一大連線。

然據最近外電所傳，德義聯合軍，今仍包圍索爾姆，多布魯克之圍，亦未解除，對奔加給方面之背後連絡斷作戰，更未奏效，且德義空軍，一月初旬以來，集中於義大利南部及西里島，已呈示斷然攻擊馬爾他島之氣勢。

三

故英軍並未因嚴冬之到來及東方戰線之膠着，得到如何之餘裕，特大東亞戰爭勃發後，感到莫大威脅之澳洲，為了自己之防衛，遂不得不撤退以蘇彝士運河為中心之派遣軍隊。復加以羅斯福並無積極派兵至歐洲方面之企圖，因之，英美陣營呈露破綻之兆。

太平洋上英美之趨勢，即從其地理的形勢來講，亦不易於挽回，此為十手所拍之當然之歸結，假如美英強制集中其海軍主力，則日本海軍，必與以迎頭痛擊，而不會感到任何困難。

因而，英美目前實立於太平洋及歐洲兩方面之歧途上，不過選擇戰略，其必傾注全力於勝算較多的方面，自不待言。觀乎英美於太平洋方面，屢次派出不足所需要之兵力及凡夫俗將之輩，可知英美所走的路途，唯在直接利用所謂蘇聯之強大的戰力，對德加以打擊。實際蘇聯一千數百萬大軍，與德國數百萬之精銳對峙，究竟呈若如何之勢態？看不透此種大勢所趨之英美作戰統帥者，可謂天下之至愚。

當然，使美國滾入戰爭漩渦中之羅斯福，迄今仍無退縮之意，更企圖着，將現有之數十萬乃至百萬之軍隊，送至非洲之西岸達卡附近上陸，且使其軍隊以此為基點，向直布羅陀海峽地方北上，有侵入摩洛哥，於此形成確固不拔之據點，風靡於北非沿岸地方，更以地中海制海權為一大盤石，對德義作成一頑強包圍陣。

然羅斯福曾豪語者，若至一九四三年，即能於整備數百萬大軍之下，轉取一大攻勢。由此可證明，最近期間內，其無輸送軍隊之意向。任何門外漢，都能知道猶豫乃軍中之大害。假如羅斯福，現在不能於非洲發動新作戰，德軍，於寒氣過後，對蘇聯取攻勢，依預定收到作戰效果，紅軍亦不足憂時，則德軍之銳鋒，難保不轉向於北非方面。

夏威夷與馬來之慘敗後，邱吉爾曾飛赴華盛頓，與羅斯福擬議十日之結果，備發表了西南太平洋上的美軍指揮權，委託於印度軍總司令官，此外，無任何新生面，示於世人。

羅斯福更要求於本年七月起，一年支出五百六十億元之軍事費，本年中生產飛機六萬，戰車四萬五千，高射砲二萬。觀此，實令人不能不有日暮途遠之感。

至於所謂軍一司令部之設置等，更無足論。聯合軍之步伐，不能齊整者，由對普魯士王之法奧俄，對拿破崙之奧俄英，前次大戰之法，英，俄，義等之實狀觀測，自不特於難辯。又何況連續敗於德義美英！不過，美英於此個陣營與反個陣營之世界大戰中，其最重點，必置於為在歐洲得勝而傾注其全力。

在這個見地上，印度及澳洲等，亦必一任其為日軍佔領，因美英皆係以舉其全力，集中於對德義作戰為得策。其又必使並不能十分信賴的殖民地軍及黑人軍立於第一線，而使並無多少的資格魯德克遜人種之軍隊，分配於地球之全表面，到處防守。如果能如其希望——到處獲得勝利，那麼當然只要沒有不完備的地方，即不患人種之過少。

所以，這些都不是我們希望的判斷，在美英來說，英國如沒有勝利，即美英無勝利，英國亡，美國之存在，亦告危險，如從此大處高處來觀察，自可推定戰略之一切。

要之，大東亞戰爭的勃發，由日本空前之勝利，在第二次歐洲大戰中，俄然分成樞軸與反樞軸陣兩部分，來競爭天下，因而戰爭之形態與重點，開始移向另外新的方面。不過英美仍以對德戰為重要。兩國之表現，已不能乘德軍避寒期間有所進展，至蘇聯更不能唯英美馬首是瞻，而構畫於東亞，在德義方面，先俟氣候之回暖，而後向東方大舉其攻勢，而後當於南方及東南方開始新的作戰。

吾友

第二卷第十八期
 州一年二月廿七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平和平門內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四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本期要目

印度土侯的武裝軍隊(封面)
 歐洲戰勢與東亞戰爭之戰時影響
 甘地與尼羅
 喬治麥克曼的一生
 奮鬥有個美滿的家庭嗎？
 腦癱
 漫談做和尚
 失學人兒的悲哀
 演員
 鄉姑應試記
 復仇
 海濱的獲得(中篇劇作)
 卜爾多(中篇連載)

印度不可缺少的兩位人物

甘地與尼羅

阿 謹

甘地與尼羅，這是印度數百萬民衆掛在嘴邊的兩個名字。甘地是虔誠的馬哈多馬聖人，尼羅是印度政界的新英雄。

此次大戰，甘地與尼羅都是反對印度參戰的。甘地對於他的非暴力主義的信念始終堅持不拔的，祖國印度的自由，必須由非暴力主義來完成。非暴力主義是他對於全世界的宣言。

尼羅近幾年來雖然排擊納粹主義，但也排擊英帝國主義，所以對於公然聲明在歐洲爲自由而戰的英國發生道義上的挑戰。

民衆的崇拜者

自從釋迦牟尼以來，還沒有第二個人能够像瘦弱矮小的甘地那樣完全抓住印度的人心。甘地這個名字就是一種祝福，民衆要想洗淨自己的罪愆，都願身去吻甘地的腳，或吻他的衣服。甘地經過一處地方，附近的民衆會千百成羣地前來瞻仰。他們在對人說看見過甘地的時候，臉上就會發出光輝。如此，甘地改變了整個古國的容貌，他對民衆許諾說他的希望與不屈不撓的精神，在印度國民的心中注入自信的力量。甘地的存在，在英國常常覺得是一種不解的事情。數年來，他是印度的抗爭指導者，但誰也不能奪了他的地位。

尼羅在印度博得優次於甘地的人望。他所到之處，常有一尼羅萬歲的歡呼聲響徹天地。由喜馬拉雅山脈至高莫林時，他常一天對着八萬至十萬的民衆滔滔不斷地演說。最近「尼羅被捕」的消息如野火般擴展至全印度，於是無論都市鄉村均

召開抗議的集會，商店也都罷市，有三天孟買的一切陷於停頓之中。

多難的己往

甘地今年七十五歲。他父親是一土侯國的總理大臣，母爲信仰堅深的印度教徒。甘地爲了研究法律留學倫敦，隨動身的前一夜，他母親命他起誓不飲酒，不近女色，甘地始終堅守着這誓約。他在南非洲開始充當律師的時候，鑒於歐洲人對於印度人之不平等待遇，遂最初發動他的不合作運動。他使斯馬次將軍屈服而獲得勝利，他的名聲在印度即無人不知。前大戰時，甘地雖然是英國的忠實臣民，但以後即成爲叛逆者，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即孜孜努力於獲得印度國民的政治自由。他是印度的「可怕的保護者」。

尼羅今年五十一歲，出身於迦休米爾的貴族婆羅門，具有短小精悍優美的體格與感覺敏銳的面貌。他的祖先是偉大的學者，曾服務於蒙古皇帝的宮廷。父爲印度有數的律師，偉大的愛國志士。尼羅由哈羅及劍橋大學畢業之後，本擬承繼父業，然父子均崇拜甘地，遂捨棄律師的職業，而投身於民族解放運動，從此終止其安逸快樂的生活。此後若干年中，父子大部份的光陰都消磨在監獄之中。尼羅在寂寞的監獄中寫成了他的自傳。他父親死時，他暫時陷於極度的悲哀中，他父親的遺骸以印度的國旗包裹，由甘地率領殯儀，有無數的羣衆送葬，全印度的人民都爲他父親之死而哀悼。他那優美年青的婆羅門妻子也於三十歲上死

去。後來與一英得拉女子結婚，但幾年的牢獄生活，使尼羅不得不與他的妻子別離。爲了他妻子的教育，也是爲了自己的安慰，他不斷地寄信給他的子女，這些書信題以「世界歷史一瞥」的書名出版，由此書中可以看到尼羅的內面生活，獲得不少頗有趣味的材料。

爲民衆犧牲

甘地原是宗教家，他的投入政治是由環境之力所造成。他具有一種難以打破的信念，一種獲得世界稀有之心之安定的信念。他是相信着否認



出席民衆大會之甘地，他雖然瘦弱矮小，精神却十分盛旺，每次演說時聽衆總有十萬左右。

肉體的苦修者。他在肉體上祇有最小限度的要求。他的食物祇是山羊乳，蜜，椰子實，橘子汁。支配生存的慾望和情慾，完全不能引起一個苦修者的注意。甘地是由於自己刻苦以達到社會的改革，而不是由於戰略上的勝利。他每當發生疑問時，即沈思反省，以心靈感得神之啓示。問題不在這神之啓示是否確有效驗，而使一般狂熱信仰甘地的人所感到驚異的，就在於這神之啓示。

前者他爲了聖潔和拉基哥特士侯國王的奇歌，開始實行絕食，使舉世驚異。後來甘地去訪問出任調停的英國總督，但對於土侯國王緩和態度的希望並未實現。甘地發表他自己的失敗時，加了像下面這樣一句特徵的話：「我在我的審判上，與其訪問英國總督，不如訪問神之爲愈了。」正如某人所說，甘地是在現世度著懺悔的生活而希望來世得到極樂的境界，以自己爲中心的神秘主義者。然而他却具有非凡的實力，度著爲國民的幸福而犧牲的生活。甘地的身與心都包在對於全人類的愛情之中。

尼羅的背景，在宗教上是完全不同的。他曾涉獵歐洲的科學文獻。他的生涯是像狂風暴雨一般的生涯。他不知窺知宇宙的神秘。有一次尼羅被保釋出獄的時候，會見了一些僑侶們，當時他見到他們似乎有一種羨慕的心情，覺得「隱遁的生活也許是值得使人憧憬的」——但在他的心之深處的狂風暴雨般的感情使他懷疑地自問着：「假使隱身於避避狂風暴雨的安全之所，我果然就可以感到滿足與幸福嗎？」

在尼羅看來，傳統的宗教祇是一種盲目的信仰，反動，迷頑，迷信，及抑取。但他却認爲非深深地把握住宗教不可，因爲他覺得現在無論是在無倫是怎樣可怕的東西，但對於無數的苦人也許可以給與和平與安慰。

不同的思想

甘地是虔誠農民印度的象徵，他的基礎是在佛陀的印度，以國民之象徵的紡車爲背景，在和

平與幸福之中自給自足的單純小農村印度。甘地對於今日外國政府掌握的權力，敢於實行有組織的包圍攻擊，也是爲了恢復這農民的印度。他現在對於大規模工業的妥協還顯示着躊躇的態度，然也希望相當妥協地利用工業的成果。但甘地對於由社會主義來馴服工業主義的怪物這一點抱着懷疑。他對於社會主義，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聯



。器音個多許有按場會全，衆民以談地自記

想起暴力而不能安心。他胸中的目的是在這種擾亂的時代中一種單純生活與精神平衡的自由農民印度。尼羅則不然。過去的宗教的印度不能給他什麼魅力。他認爲印度的傳統思想多是盲目的，反動的，頹廢的。他聲明說：「人類的勝利進軍，在新的未知的大海中越過波濤前進時，我們印度

若不願落後，則非一掃從來的傳統思想不可。」他說這種進軍決不是逆行。他自己無處可以容身，覺得自己是一個找不到安身地的東西的奇怪混合物。他說道：「我不能放棄過去的印度，正如印度的同胞一樣。我不能放棄過去的印度，但也不能捨棄我新得的知識。我不但在公的活動上，即在私的生活上也陷於精神的孤獨感。在西洋我是一個外國人，那是毫無辦法的，但在祖國印度却常常時抱著一個放逐者的感情。」

尼羅覺得農民生活就像雲霧的牢獄。他覺得「貧困，墮落，和龐大的失業，給與印度國民風辱的結局，祇不過使得印度工業化而已。」

對於印度將來的希望

甘地容認以印度的階級組織爲中心所建築的基礎社會機構。他對於潛入這種階級組織的不良分子與腐敗感痛心。爲了掃除這種組織，他實行正面的攻擊，但他却絕對不願階級組織本質的妥當性。他對於那些「不可接近者」，即在印度階級組織最下層的犧牲者特別關心，他從最上階級對於這羣百萬民衆讓步，給與人的最低限度的權利。甘地本身對於那些「不可接近者」之謂「神之子」。他和他們一同生活，不斷地努力改善他們的命運。他舉那一「不可接近者」人家的女兒收爲養女，如劇一般地表現出他的正義感。而且爲了這些「不可接近的人」，會一度不顧生命的危險而斷然實行絕食。

在最高階級中所生長的尼羅，對於這種階級組織的片斷斷爪也不能容認。這位歐化社會主義的導師，覺得阻礙印度進步的致命原因就是這種階級組織。在尼羅看來，那些「不可接近者」就是印度的無產階級。對於他們所否認的社會的市民權利，由於宗教改革或動說也許有某種程度的獲得，尼羅承認甘地所做到的成功。然而解決根本的問題，他却主張必須從頭至尾將全部的經濟機構加以再檢討，澈底實行經濟改革。



世界滑稽漫畫家 喬治麥克曼的一生

連環滑稽漫畫「怕老婆」
至今已繼續二十七年之久。

我們看到了這副尊容，就可以想到穿鞋、吸煙斗、看晚報是他的家常便飯。他表現出紳士們的安適，無論他走到那裏，他總帶着一條手杖，處之泰然。

可是喬治麥克曼證明事情和人生並不是所想的那樣，他家願穿上禮服鞋、拋掉睡鞋，寧願吸高尙的雪茄煙，寧願在畫報上工作，不去讀最有趣的新聞故事。

然而麥克曼是很幸運的，他在服裝上的講求，發源於他早時的環境，那時他父親是劇院經理，後來他的作品「怕老婆」出現，使整個的世界全笑了，他幼時交接的都是衣冠楚楚的貴族，他直接受了影響，人稱他為衣服最完整的漫畫家。

他的寓意深刻，一筆不苟，隨意畫來，也是逼肖萬分，因為他所知事故甚深，所以處處神似，再加上畫上的題字，便更加明瞭了。

當二十餘歲時，他開始畫「怕老婆」，便踏上成功之路了。在他生辰一八八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和初次畫「吉克司」之間，許多境遇發生了，對他後半生有莫大的貢獻，在高中二年時，他一生第一個轉機來臨了。他正在那裏速寫一張浪漫的畫時，被那位女教員捉住了，他只盼着一番重罰的責罰，但是那位女教員最好還是讓他的父親知道，責罰他一下，於是這位布朋女士就不容氣的將那張畫連同他書桌裏的另外幾張，送到他父親那裏去，晚飯時他父親並未出聲，他想睡覺前當有一番發作，但是他父親將這些畫拿出來了，問他：「這是你畫的嗎？」他承認了，第二天

·星·

早晨他父親同他將畫搬到聖路易報館，這報館的美術欄主筆看見他的作品；當時就派他一個職務，薪金每星期五元，當年後又增薪金一元，這時的技術進步很速，幸運也就接踵而來，既升為美術欄主筆，更得一筆意外的財富，就是由於於他由於擦皮鞋黑黃的勸告，買馬票得了頭獎三千元。

於是他拿着三千元到了紐約城，當時就想在當地報館內一顯才能，但是釘子碰了不少，眼看三千元就要花光，可巧一天中在兩處找到了事由，他就了那薪金較少的一職，因為這報在聖路易城有分館，他的作品同時要在兩處發表，那是最好不過了。

他着手作連環滑稽漫畫，又覺得這職業太不穩定，他曾經試過很多次，最後畫「新婿」，立刻引起報界的特別注意。

麥克曼在他畫滑稽漫畫的行程中，曾想到用兒時看到的「繁榮時代」那個劇本來作題材，他希望能夠成名，在這聞名的劇本中，描寫到窮人乍富和家長對於他家庭的虛榮心的反應。

於是「怕老婆」是「海教父親」便出現了。到現在已經繼續二十七年之久，在二十五週年紀念的時候，全國知名人物招待麥克曼，開空前的紀錄。

麥克曼十分愛他的工作，他一邊用鉛筆設計，一邊用鋼筆完成。他曾經說過：「我畫吉克司這麼多年了，畫中的人物可以自自然的，不費思索的出來了。」他深信用趕麵杖打屁股、或是搗磚頭、搗磚廠是最易使人發笑的題材，他的作品都

—— 接上頁 ——

甘地對於印度將來的希望，是王侯國王，大地主，債主，農民，各階級具備。倘若各階級都能互相盡其職務，大概是可以度著調和的共同生活的。即特權階級對於下層若以保護者自任，淨化其私生活，以宗教的動機領導其日常的行動，那就可以避免一切紛爭。甘地曾經在山頭至腳腳燦燦飾以貴重寶石的土侯國王面前演說。他勸那些土侯國王們賣掉他們的寶石。但他們自然沒有處置他們寶石的心思，所以一個個溜出了會場，連主席也將甘地的講演放置一邊而溜之大吉。然而這件事情並沒有使甘地感覺些微難過，他毫不動搖地相信這些土侯國王總有一天會明白這種正道的。

尼羅幾乎完全不和那些土侯國王講情誼，不同他們交涉，他也不希望他們會改變他們的態度，變換他們的心境，自動地，或受了甘地的感化，與他們的寶石訣別。他認為那些土侯國王祇是封建的過去的遺物。既是頹廢的習慣與經濟利害相結合，占領了土侯國王的心，那麼這道理與道德對於他們就變成完全無力的了。

理想主義者與實行者

非暴力主義是甘地的基本信條，是他的生存的法則。這不是一種手段，而是其本身的目的。甘地會說過：「為了達到印度的獨立，與其取暴力行為，我勿寧永遠等待。」但甘地始終是保持着他本來的面目。他曾聲明說：「印度若採取劍的教義，也許可以博得一時的勝利，但我已經與印度結了婚。我將一切捧獻給印度了。那時印度也許不成為我心目中可以跨越的印度了。我對確信印度真有世界的使命。」這種宣言就是非暴力主義的宣言。甘地已經實行了四十餘年的非暴力主義，得到了可驚的成功。他向全世界提倡非暴力主義。雖然現在他僅以非暴力主義適用於印度即認為滿足，但他確信總有一天苦於暴力死鬥的，全世界會採取他的方法。

是隨意臨時寫出的，一手拿著筆，一手拿著雪茄。

吉克司和二十五年前的一模一樣——也許外表上講究一點，七十一歲內五百家報紙登載吉克司先生的趣事，翻譯的語言有二十九種。

喬治麥克曼由於吉克司先生的介紹，使全世界都知道了罐頭牛肉加白菜——他的拿手菜，也是他最愛吃的。

許多有錢的人都好收集美術作品，麥克曼賺了許多錢，可以稱為富翁了，但是他的嗜好不是美術作品，他却收集硬木手杖，在美國他是收藏最多的人。

你願有個美滿家庭嗎？

有快樂美滿的家庭，才能享受世界的真快樂，你以為然嗎？

許多人忽略了婚後的生活的重要，婚後生活是好像個嫩的小芽，須要多保護，多栽培；及小心謹慎的撫愛牠，才能茂盛生長。假若一對新婚的夫婦因小衝突而要離婚的話，我要這樣奉勸他們：「人生的幸福，莫過於婚後美滿的生活，切不可讓任何理由來毀壞它。」

當我回憶起我們熾熱的婚後生活時，我發現我們的快樂是因為彼此在小事上都能很關心體貼。在那些小事中，第一件使我感覺不舒服的，就是他常常不把牙膏的蓋擰上。我就告訴他，以後他總不忘記把帽擰上了。有時擰的很緊，使我必須很費力氣方能再打開。這雖是小事，但足以表示出他是多麼關懷你的喜樂了。自然在大的事情上更能合作。這樣我們度著美滿的有趣味的快樂生活。

我們肯彼此尊重個人自由，他進臥室前，必先叩門，我也如是。我們誰也不私拆誰的信件，雖然我們認為沒有什麼妨礙。我們不主張分開屋子住，及彼此的娛樂分開各趨所好，但是我們同

△尚未有過

甲女：結婚一年多了我們還沒有爭吵過一次，假使有意見不同的時候，他立刻就會屈服我！

乙女：如果當他的意見是「對」的時候呢？甲女：那……尚未有過！

「一位患「疑心病」者與一不相識的人同坐在公園中的「雙椅上」
「我的聽力倒是甚好，然並未完全聾了呀，此話由何而起？」
「你真我說了半天話，我怎麼一字也沒聽見呢？」
「我並沒說話，我在嚼口香糖哪！」

文 亭

尼羅在甘地的感化之下，也是非暴力主義的熱烈戰士。起初他對於其效力懷疑，然終於相繼選擇非暴力主義是天才的閃光。尼羅以為非暴力主義決非宗教的教義。在他看來，這是成就所期目的有力的名譽方法。他承認非暴力主義的意義上的優越，但他懷疑這種方法對於壓抑體制以及社會秩序的徹底改革是否有效。按他的見解，不但宗教改革，即其他各處也常需要強制。祇是在最善的手段時，盡可能不訴之強制，而且在實行強制時，也要使其弊害減至最小限度。他雖抱著這種見解，但最近據傳他在原則上接受非暴力主義，有逐漸顯出濃厚的傾向。

腦 · 箍 · 人 路

聽說：從前李自成，張獻忠等，各處擄掠，遇到貪官污吏，捉來便把頭用醋浸了，然後用鐵箍箍上，勒索金銀，箍幾次箍緊，錢數也就愈多，直至把頭箍成葫蘆型，錢也要足，然後殺死。

生活的擔子，箍着你，越來越緊，簡直腦袋要成葫蘆了；我們平日不論遇見那個階級的人，所聽到的都是三句話不離「窮」。每個人都要生活，然而生活却打絕一切的追逐者。

按說，大學教授够偉大堂皇的了！那不是在天上，有人間無多的嗎？誰又不在崇拜苦，誰又不在此渴慕着，可是誰又知道他們時時刻刻都承受着腦箍的逼迫呢！

「生為男子，那你的事可就多了，就慢慢受吧！又要求學，又要生活，要結婚，要生小孩，也要養活妻子，教育，家庭，……永遠在舉着鞭子趕你……。」

「當大學教授，也就是求學的頂端了吧！這恐怕是在受小學，中學教育時，常常繞在夢中的事吧！可是一言難盡，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託了多少人情，在大學裏擔任幾個鐘點，還是所學非所用，學法律的無法律鐘點，國文，歷史適合替抓吧！然而到時候功課也得能拿起來，不然那就要被踢出去，這樣好歹對數了一個月，拿上一二百元，還未必够全家吃用，……。」

研究學問，在課堂上賣力氣，那還不是瞎說，衣食住三樣，天天逼着你，還談什麼學問，像從前以教書為生，每月所進雖無餘剩也够過活，暇時研究點學問，情願自在的，的確，稱得起是學者生活，如今生活程度增高，報酬仍舊，誰說仍不失為學者，但是學問，解不了餓，所以說今日

的教授生活，也非如昔日能够引人羨慕的了。過去教授們都坐汽車，包月車，但是今日的教授還有幾個坐包月車的；我認識一位教授先生家住宣外某會館裏，一天，我到他家裏去，他正下課回來，累得滿頭大汗，說是才從車站走回，我知道這年頭生活困難，汽車，包月車不容易，於是我勸他老人家還是搬家，離學校近一點，省得由宣武門外跑到交道口，擠電車時間也太不經濟。不料他老人家說：「唉！你那裏知道！會館不是不化房錢嗎？不搬家還壞和每月吃飯水花光，還要負責。我方才知道，他老人家並非留戀，憑吊宣外什麼遺跡，原來是不得已啊！生活的腦箍，箍緊每個階層裏的每個人，一點也不放鬆！」

命運說

衷 · 玉

在偌大一個社會裏，擁有着大數目的入口，而人們的生活思想，動作等又是這樣的複雜，離奇，以致我們沒有適當的科學的方法，對於每件事情的發生，加以解釋，所以我們對這無法解決的難題，就產生了一種懷疑的態度，而最後無奈地歸結到這人為的歸宿，命運上去，這就是命運問題的起源了。

譬如我們見到一個叫化子的死，總好嘆惜地說道：「命運不濟沒法了！如此輕描淡寫地把窮而致死的理由闡明。一個關少，拼命地能揮霍，我們見了又說是「命強」！如此又把他關的主因，好像說得十分透徹，這種說法，雖然是錯誤的，但我們不須和他理論，因為這種虛無飄渺的結論，在我們心目中，無形中已然構成一種公認的假說

我們對於空間以太的存在，也許發生疑問或否認，這還有推測的可能，公認的假說雖不是真的事實，既是妥協而被我們普遍的採用着也就不必再追本溯源的尋求解決的途徑了。

命運是包含「厄運」和「幸運」兩大不同的門類，在人們的生活中可以隨時的發現。每逢人們到了「窮途末路」或「坎坷不遇」的時候，就要抱膝長嘆「命也如何」；那古來的佳人，誰個不是受着命運的支配，因為那時「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論說，限制住了女子自己支配自己的能力！這是屬厄運的方面；另一方面就要說到「幸運」了。幸運是起於生活的美滿，如果我們在精神的快樂中或是物質的享受中獲得滿足，這就是幸運。幸運不一定須要建築於金錢之上，譬如有的人以為一家財萬貫「驕馬成羣」便是幸運了；而又有的人抱着知足常樂的態度來取得幸運，即使他得到「掀不起鍋蓋」，但在精神上也算勝利了，那我們也不妨稱之為幸運。

「隨遇而安」和「聽天由命」是人類一種最壞的根性，這種處世的態度是一種消極的依賴命運，社會人羣的不進化，就是由於這種依賴命運而不求進取的人過多，因此造成一種守舊的惡習，漸漸地，由於時代巨輪的淘汰，而這樣的民族也淪為時代進化的落伍者，這是多麼嚴重的的一個問題？

說到這裏，我們就可以聯想到我們人類的危機。本來我們是有自由的，我們的天性決不願受到任何的束縛而喪失我們「勇往直前」一冒險進取」的計劃，所以我們現在就要把握住命運的槓心，不能讓權的惡勢力盡量的滋延，擴展，而影響這浩大的前程。

最後我要特別聲述的就是命運問題和迷信不可混為一談，因為迷信是有着偶像可以崇拜的而命運本身，和偶像根本不發生任何關係。

漫談做和尚

吳人

小玉是朋友家裏的小姑娘，有一天到我們的家裏來找她的小朋友瓊妹玩，手裏拿着一掛念珠。我看那串念珠是平常的草種子穿成的，歡歡正是

一百零八粒；一時高興向她道：「這珠子送我好不好？」她不好意思地答道：「好罷！然後又向我解釋那珠子不是她的，是她的祖父新近買的。根本，我沒有想要那珠子，況且她聲明那珠子不是她的，當然更不好意思要了。誰知她再來的時候，又把那珠子拿來，並且說：『送給你。』大體是已經徵求她的祖父的同意，大家都說：『你有了珠子，正好出家做和尚！』」雖然是玩話，却顯得病中的我啼笑皆非，珠子只得收下，於是我有了一串珠子。

不料無獨有偶，最近有一位親戚老姑太太，又送了幾本佛經來，說我病在床上，怪苦悶的，看看佛經病可以好起來；於是我又有了佛經。

這位老姑太太新寡之後，埋頭念經，也許從喃喃的念經聲中得到安慰，因此大發慈悲，給我送了經來，她的好意我是感激的，但是不幸得很，我沒有她那樣誠意的信心，所以得不到同樣的安慰。

深夜苦思之下，不免觸動了牢騷，覺得即使做和尚，現代的和尚也是做不得的。記得在杭州時，曾聽見一個和尚說：「吃酒吃肉的和尚不算什麼，許多壞的換了衣裳還到棋檯橋（下流社會妓女區）去遊呢！至於潔身自愛，像我這樣的已是很少的了；當然，有世外高僧，深山野谷裏修行，那已是超凡入聖，更難得見。酒肉和尚，所在多有，已違出家的本旨，不值批評。潔身自愛的和尚，雖然有清高的操行，可是與世無補，而且不能同流合污，生計不支，漸漸亦歸淘汰。山谷高僧，誠然能擺脫一切煩惱苦厄，在五嶽的高峯長嘯，任那天風的吹拂，在崑崙的仙境遨遊，以窺宇宙的興趣；可是種種苦行，也非一般人所能忍耐。因此種種，做和尚談何容易！」

許久以前，偶然從朋友處借來一本印光法師文鈔隨意瀏覽，與老友默生兄通訊時隨意提了此事，不料老友關懷，回信痛加反對，大意是：我們青年人應有我們青年人應該做的事情，不當消沉寶貴的光陰於木魚聲中，靡醉在佛經之下，因為那樣是與老充爾下同樣的可恥！所以現在，我雖然有了念珠與佛經，我還是不能忘記「我們青年人應有的事情」那忠實的勸告。

雜想集

乘

修養性靈

人類的心靈，意識，性情……實在複雜微妙。往往盲目的情緒激動起來，使得自己的思想性完全失去統御控制的作用。人間一切罪惡和荒謬都由此產生，無論平日理智多麼強的人，激發的，狂濤的情緒會使他成爲瞎了的；使他自已無如自己何！——這種情境最令人煩苦！

不過到了這種時候與其用理智去強克制，而白費勁無效果；寧如最自然的，（也就是最技巧的），任情緒的發洩慢慢的把要發泄的情緒之水，順導向有益的河槽裏去，等波平浪定以後，再用理性去反省。——這樣倒是修養性靈的唯一方法。

呂新吾先生在呻吟語（卷二）裏說得好，他道：「人到自家沒奈何家何時，便可慟哭。『盲目』的情緒澎湃洶湧，使自已沒奈何時，只有慟快的發洩一下是最好的打算。」

「情感」是如此，至於人類那無盡的「慾念」更這般情況，小孩子在不如意時會哭起來，但過後他的情慾也就自然平定了下去。——他自己沒有了痛苦並也不再防害別人，我們正應保存或再復習這種赤子們自然的技巧。

群的生活

當人與衆人（如朋友家人）在一起歡樂時，會忘掉自己——自己的境遇，自己的創痕自己的悲怨，……而也能忘記了在這歡樂的氛圍外，更有值得我必要悲哀痛心的許多事。所以要把自己生活弄幸福些，還是常在衆人羣裏聚最好。

不受孤獨的人，也就是最快樂的人！

不過孤獨總還有孤獨的價值和意義，人在孤獨裏想起以前一幕幕的歡樂情景或美好生活，會格外刺心，想起未來的人生和宇宙冥然無窮，深遠而又杳渺，感覺得自己的微弱貧乏，——這要心深處更不知如何是好。雖然如此，孤獨還是對我們極需要的。

因爲只有在孤獨時，我們才能真切的，深刻的了解事物動變的法則，和人生演進的歷史。只有在孤獨時，我們最能了解自己與世界的聯繫或關係，只有在孤獨時，我們最能體會人生的真意義。

當然我們應不是要永遠的孤獨着；而是把「孤獨的靜處與會衆」或「羣衆的生活」結合起來才成的。我們的生活是脫離不了羣體的，但爲了冷靜自己的頭腦，使去思索有關的一切遭遇檢查自己的行爲和能力，却須要有時孤獨的靜處。

再重複一句：我們日常在社會的集體生活，實在也應當抽出一點時間，自己孤獨一刻；這樣把理性放縱定了，去反省一切，去體認一切。——只有這樣才能眞把自己充實起來。

告小兄弟們

失學人兒的悲哀

文前介紹——

袁去書來

讀了這篇文章，內心有說不出的感觸；學生離開學校的門，在將進社會的時候，就像幼年離開了慈母，刊克原去尋覓青草，地方的遼遠空曠，使自已不知道向那方去好。我希望兄弟姊妹們看了這篇文章，不要就把他放過去；固然不一定每個人走進社會時，都是這般困難，但是我們也總應記着，的確是不易！所以我希望兄弟姊妹們在學校裏的時候，想到了走進社會的不易，而努力充實自己，作一個走進社會的預備。祝願你，妳們。

——友——

失了學的人兒，悶坐在一間破房子裏，如感到了雙身的寂寞，社會的冷酷，和世界的無情！——這些都是失了學的悲哀。

受着環境的逼迫，不得不在人家溜冰頂好的日子，自己身單影隻的鑽進職業市場裏去。在那裏我害怕了，自己幾年來憧憬着的美麗的園地，完全瓦解了！啊！有多少掙扎在生命線上的同胞在拼死的擠！儼主，稀少得像陽光普照下的晨星，好容易看見了一點儼主的面容，那些掙扎者便像一羣游棲在空山曠野的餓狼，怒吼着向那僅僅露出一點面容的儼主撲去。我，一個剛出茅廬的孩子，雖然在運動場上也有過跑五公里的魄力，可是在職業市場上却是束手無策了，人家睨睨自己一眼呢。

因為要尋出路——露骨些說，為要按個飯碗，自己在一間靜靜的夜裏把找出路的路分成了三條：依靠着家，依靠着親友，最後只得憑着一股血氣，打出一個飯碗來。

怎樣依靠着家呢？第一先勸說家裏的老人給自己找個比較有點兒錢的太太，老人愛子的心切，一定要讓孩子過舒服日子，那麼把他們幾十年

來用心血匯蓄下來的錢，分給自己的孩子，使他能够組織一個新式的小家庭，也是一件很高興的事。太太有錢，自己也有了一點，兩個人的合起來一定也是一個很可觀的整數了。膝下有兩三個孩子，我為達到這點希望，曾經在老人面前，施展了處世奇術的閃電戰，結果，受到猛烈的之擊，父親苦苦的教訓了我一番，罵我五尺之軀的男子漢，沒有一點骨氣，甘自墮落；母親呢？雖然用慈詳的言語激勵我，在字裏行間，却也隱藏着對她的孩子十分失望的淚珠兒，妹妹的眼角裏也露出對哥哥卑視的目光。我立刻感到個個不安，晚上睡鄉裏，夢見一個六七歲的小姑娘，用手指撥弄着她的臉蛋兒，面朝着我說『沒羞』，清晨起來，覺得慚愧萬分。

我覺得還有一些血氣，為要奪回丟在老人家手裏的半塊錢，為要雪掉小姑娘撥弄臉蛋的恥，冒着風，抵抗着雪，用冰冷的手指去打親戚家的門環，親戚很歡迎我，因為一向沒求過他們，沒讓他們受過累，那天談話集中在職業園裏。親戚說青年人應當充實自己，不要踏入社會。我對親

戚說：只有青年人才能在社會上有建樹，作起事來有效率，親戚一步一步逼着我的話頭，辯論終結，我每每的告辭，等到人家的兩扇門又關好了，我才想起我訪親戚的使命，對着那門口兒呆了半天，我哭了，笑一個年青人他是多麼幼稚，有血氣嗎，好，人家能幹事故的人專會利用你這一點血氣，他知道，你找他要做事，他搶先一步，把你領到別一個話題，結果，年青人的血氣進住了年青人的使命。

一個好的消息來了，有幾位同學在故鄉的一個角落裏開了一家醬油店，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鑽入了他們的醬油店，頭一句我便說出手作的話，店主人——在校時一位國文系的同學，搖着他那剃髮為僧的腦袋兒，對我訴說經營的千辛萬苦：『我租了一間舖房，每月的租錢就不易掙，我自己當主人兼會計課主任，』他說到這裏，同時拿出他那本用舊戶紙訂成的賬簿，醜得可憐，『此外我還請了兩位助理。』他又笑了，那兩位助理我也都認識。掌櫃的又開始對我說開醬油店簡直不是買賣，打算一兩天內就關門，我道：『一再聲見，敗興而去了。』

又是一個好消息，幾位同學組織了一個雜拌兒補習學校，心裏又為之一振。在老人面前又稍微的能挺挺胸脯了。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聽出一點兒線索，被着是夜我去訪見他們的創辦人，一進門，同學便迎出來，一見是我，更歡喜非常，嘴裏還不斷的說：『老張，這幾天老打聽你的住處，沒想到你會來，正要來找你呢。』我邊說，真邊說，『我一聽心花怒放了，這回可跑不了，心裏想着，走進了同學的臥室，』我說補習學校辦的很好，學生一定……，不等我說完，同學便笑了，『老張，你算猜對了，學校辦的好，學生一定沒有，哈哈。』『一定很多吧。』我自從受了親戚的欺騙以後，找人時總把自己的使命牢牢的刻在心頭，所以同學笑着說，我以為是玩笑話吧，仍舊抱定至死不移使命的政策，『說老實話吧，學校創辦至今半月有餘，登報廣告也花了不少



演員

欣 辛譯

「你和我到一個地方來吧，在那裏愛情，嫉妒和憎恨……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在那裏可以看到真的戲劇。」

當我到了巴黎我就開始預備到「大歌劇院」去，因為這對於一個十八開金的匈牙利紳士是很適合的。我買了一個廂：叫法蘭西人知道他們將遇見怎樣一個人，叫他們知道一個馬扎兒(Magyar)紳士就單身一個人也是要坐包廂的。

我很知道我自己是個漂亮的人，一半是從我的鏡子裏看出的，一半是從那些布連佩斯(Brussels)的裁縫女的愛慕的眼光中看出的；我常常非常重視這件事實。我用我的望遠鏡向全廳環視，我心裡深信每個包廂裏的女人在一小時之內一定會愛上了我，所以我看到坐在我廂下邊或在我上邊的女人被刺奪了看見我的快愉時我很覺抱歉。可是這想頭使我得到安慰：有許多極美麗的法蘭西女人將補償我這在量上的損失。

幾乎不必再說，我的勝利已是準準在握了；每個女性的手裏的望遠鏡都是向我這廂裏對着的；不必說那些伯爵夫人和公主們都向我送着渴望的悲愁的眼色。我也沒有丟掉一個機會的向答她們的羨慕的眼光和神秘的微笑。沒有疑問地一個匈牙利的騎士就在巴黎也是一個真正的騎士，沒有其他的人會引起這些人的注意的。我不否認在這一小小時內想起阿提拉(Attila)，我們尊貴的祖先，而對他可憐，因為他曾經屢次試想去征服多霧的呂底西亞(Luclia)的體膚白哲的女人失敗了，但是這件事現在看來對他的個女子孫卻是很容易的；可是我恐怕這權自負不免有些太不謙遜了。

此外不必多說，劇院中的公主的一個已直個擱在網中，轉得再緊也沒有了。她正坐在我的對面，美麗像天使一般；她在她的花邊與絲錦中間看來幾乎像是在空中飄浮著一樣。她滿身裝飾着鑽石和寶石給人的印象正像是一個清朗光明的夜裏仰視星星似的。我學知道她不是一个醜陋的妖怪，而是一个化妝裝的女神。

在整個演劇的時間內，我的美麗的天使從不會把她的眼光離開我的兩位，若是你問過她台上演的是些什麼，我不相信她會告訴過你什麼。一個人去明瞭她那種迷戀的舉動的意義不必諳熟一般的世故或太老練諷辯。我很知道，「您的最恭敬的僕人：夫人，」我對自已說，「我一定到您那兒去。」

劇演完後，我急忙到休息室去，她一定要從那兒經過的。我的小女孩並沒有使我等多久，她差不多立刻就出來了。啊，從近處看，她更美麗，更可愛，更迷人了；我一向對於女性美並不神魂飛越的，因為我知道化妝品對於女性美的效力，我更知道鑽石和布魯塞爾(Brussels)的花邊增加了一個女人多少美觀；我可以數學的準確算出光彩加上光彩如何有益於一件東西；我知道教學與學得的儀表能怎樣增加一個美麗女人的外觀；她却比任何詩人所能想像的更文雅，更美麗，不用說用筆形容了。

當她在我身旁飄然走過時，我覺得我的手被輕輕拂了一下，等我從驚異回復時，我發覺了，在我手中已拿着一張小巧的名片，捲起來和一枚貴重的戒子束在一起。她是將這東西輕輕放在我的手裏的。但她的眩目的美麗和她的柔美的觸摩奪掉了我那時的知覺，所以我一起初未能明白發生什麼事。這張名片上印着這個名字：「巴琪兒侯爵夫人——意大利門」，下邊還有五個柔媚的字：「明天十二時。」

附着名片的戒子是一個貴重的戒子，至少要值五百法郎，據我問關於這個東西的價值的珠寶商所說。

這就是我叫做幸運的事情。一個用值五百法郎束她的情書的人不會是一個卑賤的人。她決不會是一個下流的女人，她一定是一個高貴的女人。我覺得她把一個貴重的鑽石交給一個她從未見過的陌生人的舉動是很可愛的。她不怕他不赴約會而將這愛之保證送到當舖去。她一定真的把我當做一個匈牙利紳士看了。

這個奇遇在我看來非常有趣而乏人滿意；我幾乎等不及明天十二點了。我穿上我最講究的晨禮服，僱了一輛馬車送我到意大利街去。這馬車夫知道這所房子，他一點沒有猶豫地把車趕到那裏了。侯爵夫人住的地方誰個會不知道？可是他不能由車道駕車進去，因為他只是一個僱來的車夫，照規矩只有自用車馬才許駕進通到大門口的園路。在園路口停着許多自用的車馬。

叫他們在還兒等着的吧。我選進我的名片和戒子時，他們只好在接待室中等候着。一個身體高大的看門人來見我了。他有一付愾怒而森陰的面孔，但他一見這支戒子，他的惡狠的面孔立刻開展了，現出一片笑春來。他按了一下鈴，一個滿身金銀掛帶的男僕走了進來，向我深深地一鞠躬，把我又交給另一個裝束更華貴的侍從，他領着我走過十多個絕妙的走廊和房間，客廳，都是裝飾得堂皇富麗的，里邊的偉麗使你不敢耽視。

我見過多少堂皇的官邸，豪華的宅第，還有什麼沒見過？可是在這里我說得，我從來沒有見過什麼裝飾，壁板，圍書和板畫比侯爵夫人家裏的更富麗更華美的。我的目光因為這地方的光輝照得要受傷了。

最後我們走進了一間客廳，像一個古羅馬的



圓戲臺一般，裏邊的裝飾佈置超過我能想像的一切；大理石雕像，美國的花草，千年的古掛鐘託和地毯，各處都擺着磁器，銀器，金框裏裝着的大師的名畫（至少我是如是想的）。並且正在天花板底下，有四十八顆星星，每個畫框上有一顆，有我手這麼大小，裏邊有黑色的玻璃裝飾着。那裏是一個完美的設計。

但我沒有多少時間去細看這些奇妙的星星，因為門開了，我的女神非常不拘儀式地走了進來。

她甚至於比昨夜裏在歌劇院時更美麗了，如果這樣的事是可能的話。她的眼睛裏帶着孩氣，溫柔而不矜持，行動中吐露着一種高貴的姿態，大而可愛的眼睛和嘴唇挑逗誘惑到了最高的地步。隨着她笑了。她笑着使我喜歡，因為她高興見我。她走向我而伸出纖細的手來！她有一雙柔軟，可愛，似天鵝絨般的手——叫我坐在她身旁，坐在一張鋪着絲綢的沙發上。她害羞地向下望着，求我不要因為她昨夜的輕率的舉動錯看了她，但是她禁不住要把她對我的熱情宣佈出來。我就跪在她面前向她訴說我愛上她了。她對於我的熱情的懇求感到驚懼，站了起來，急忙地跑到較遠的地方，在驚嚇中用她那天真的大眼睛向我注視着。我看出來我動手動得太急切了，我乃決意慢點來，而居然她聽了我的勸誘坐又在我的身邊，允許我為我的一切粗魯而道歉。我的粗魯却是由於熱烈的愛情所促成的。她輕輕地哭了起來，告訴我說她從前沒有過見一個能了解她的人。我立誓說我就會是能了解她的人，我並立刻給她背誦詩歌，她擦擦眼淚，竟笑了。她並沒有將我的柔情裏面而不加報酬，因為她附下身去像一個慈母似的吻了我的前額，當我坐在她腳旁的一個墊子上的時候。隨着我就把她的像白蓮花似的手指緊壓在我的心前，用強烈的熱情吻着她的唇，使她差不多喘不氣來了，她就非難地望着我。她叫我是她的「小羅米歐」，我就叫她是我的朱麗葉，這樣我們演了「羅米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 的第一幕，在這劇里人們只互相約定他們要永遠彼此相愛。

後來我們說再見了，當我將要離去時，我的女神在我耳邊輕輕地說：

「明天正午的時候再來啊。」

她很快地走開了，怕我要一個離別之吻，在房間的那一端搖搖手，低聲說：

「我的羅米歐。」

「我的朱麗葉，我的天使般美麗的朱麗葉，」我口吃地說着，迷惑地走出了這個地方，卻不像一個瘋狂的羅米歐。

我確有些神經錯亂了；我想問出她是誰，從那里來的，誰是她的親屬，因為她的確不是平常人。她狂熱地愛着我了。我從沒有遇見過有像這樣熱情的女人。這害死我了，把我的靈魂整個地改變了。而現在我却要等一整天才能再見她的面。我不得不一分鐘一分鐘的數着，一直到明天晌午。到那時我能够保持我從家裏帶來的那點清醒嗎？

到黃昏的時候，只是為了消磨時光和希冀我也許今天能再瞥見她一次，我就轉步到「大歌劇院」走去。在到那裏的路上我遇見了約瑟伯爵，我老家那兒來的故友，他住在這法國京城已有些年了。我們在這里遇上了，高興地，就熱烈地互相擁抱起來。互道來晤後我們談起如何一塊兒消磨這一晚上。我提議到歌劇院去。

「啊，現在誰到歌劇院去？」

「他抗議說：『那討厭極了，感靈極了，在那兒人們唱着說着他們們感受不到的愛情，模倣着虛假的事情，在那兒就是嫉妒也是虛偽的，那些演員要向你們說說說得那麼長久，按他們所扮的角色，在那里愛情，嫉妒和憤恨，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在那里只少演員中的一個是以為他在演着真

實，有生命的事情。在那里可以看到真正的戲。今夜我們會看見奧賽羅表演，我們一定會快樂極了。』

我叫他隨他的意帶我到什麼地方去。那地方使我花了一百法郎才得進門，但這與我又怎樣呢？我們走過幾條小街道，最後走進一個黑暗的院庭，在那兒我們登上了幾級樓梯，在售票處每人付了一百法郎。後來一個售票員把我們一人推入一個小欄子裏，的確小得只能容下一個人。那裏邊是黑暗，只有一個玻璃窗，大小將够飲用眼睛看。我從這窗戶一看，使我大大吃驚的是我認出了這是我曾經去過的屋子，那女神坐在沙發上，身旁坐着一個像英國人似的男子，有圖書和四十八顆星星，每顆星星後邊却有一對窺視的眼睛。這姑娘現在正和那個人演着「奧賽羅」，正像她和我演「羅米歐」一樣一般。那可憐的戲子的舉動奇怪極了，但我得承認我那美貌愛人對她的角色表演得從前一樣的好，她能哭和表演她絲地蒙娜(Madame)正像她能表演天真的朱麗葉一樣。她使他嫉妒。這個可憐的男子在嫉妒中幾乎自縊而死，幾乎要殺死那個女人。

這幕喜劇真是值得一百法郎的。

可以想像得到我第二天並沒有到那有星星的屋中赴侯爵夫人的約會。我不願給那些窺視的人們表演後一半「羅米歐與朱麗葉」了。相反的我趁火車逃出巴黎了，不然會有人來找我，向我道歉不會對我的獨到的羅米歐的表演喝采。

◇內容豐富，
◇文字雋永！

吾友合訂本第四號出版！

本報合訂本，每季（三個月）發行一次。第四號自十月一日起至十二月截止，共計二十七冊。歐虛洋式精裝，本日起發售，每冊僅收原價四元九角，外埠另加郵費一角九分。

鄉姑應招記

秋去春來

老友石君前些日子從日本回來，我爲要表示歡迎他，所以特懇他帶我到東城某日本小飯店小吃，是在下午三點，當我們坐着閒談的時候，一位穿着短服的姑娘走了進來，頭髮蓬鬆着，臉上沒有一點脂粉。

「是這個店裏要一個嗎？」因爲我們坐着離門口頂近，而我們又是地道的中國人，所以便遇見了這個有趣的問話。

「要一個什麼呢？」我對着個促不安的姑娘說。

「啊！我們這裏不要，謝謝。」石君沈默了半天才說。

「這個店裏不是登報要一個嗎？」

我們知道了，明白了，石君叫過店主日本人，說明了那個女孩子帥來意，店主很快的用笑臉把她領走了。

我與石君繼續着談，誤會了人家的意思，隨意說出門趣的話，覺得十分好笑。

不到一刻鐘的工夫，店主便帶着懷疑的神氣，把那個女孩子領到我們的前面，店主向石君說話。

「說的是什麼話，我是聽不懂的。」

「這個店裏是要招一位會日本話的女店員。」石君開始當翻譯。

「我會說呀！」那個姑娘說。

石友又對店主說。

「店主你說你說的日本話他聽不清楚。」石君向那姑娘說。

「聽不清楚？北京的日本人都那麼說，我在大街上常常的學，有一天，我還真……」

石君不等她說完，便又對店主說了，於是店主向着那個女孩子說日本話。

「店主現在跟你說話，你可以用日本話說。」石君說完了低着頭聽，我仰着腦袋，放大了眼睛注視着她。

「這個的大的，那個的小小的。你的慢慢的，我的快快的，一毛錢的給，心焦！洋腳！閉路！……」她大聲的嚷了起來。

店主日本人張着嘴，只是搖頭，我和石君却笑得心裏都疼了。

「你在北京多少日子了？」我問她。

「家裏亂，待不得，我才到城裏來，有半個來月了。」她紅着臉說。

「誰讓你來這裏當店員？」我又問。

「是我們村裏一位拉車的，她說這裏掙錢多。」

「我的日本話還能多說點嗎？」我又有這般的問。

「剛限人家那個拉車的學的，那裏容易，他說這幾句就够用的了。」

「我勸你再多學點吧！店主人也這樣說。」石君說。

她轉過身去走了。

下課後的十分鐘

下課鐘剛響第一聲，室內便是一陣騷亂，假若不是有一部分人早已把書本，筆匣收拾好的話，那麼只怕這種聲音要蓋過先生的講書了！

值日生——不知是真的或是假的！不管先生講完沒講完，便下了逐客令，幾個人「一！二！三！」脫出口，已經有多人跑出教室門了！我真奇怪爲什麼屎尿管不伴的人如此之多。

先生忙着整理粉筆匣，在他邁出教室的時候，一陣很大，很亂好像過癮似的護送聲。倘若細聽的話，那麼東北角上的一堆已唱上「他們跳來吧我也會，我跳得比他們……」以及「臣昨晚修下了辭王的本，」

土，烏煙瘴氣的，比那石灰牆差不少。

三個人，在屋子裏，跑着追，追着轉，罵着，喊着，笑着。比猴還歡，上桌子，跳椅子，轉着，轉着，前頭的，把隻椅子一倒，耳輪中只聽「叭哩」或「叭哩」兩聲，那後面外號叫蜜桃的便跟着絆了個「大馬爬。」

「喝！把蜜桃快擰爛了！」

蜜桃爬起來，弄了一身土，紅着臉拍了拍身上的土。

「呼！沒完！哪裏的，哪裏的，哪裏的，便追了出去。但是屋裏已經成了迷魂陣。

我和C受不了！只好出來，廊子上有陽光，正好。剛站穩，就聽見門口「砰！砰！」的聲。

「呀！孩子！金玉之聲。」

·倫敦·

「好！玻璃一塊！你們怎麼不留點神！單往玻璃上撞！愛說風涼話的大釘子，又跑來了！當時圍了許多人，好幾個蹲下去，旁邊母豬和聖人都伸長着臉互相埋怨着。

這一幕劇演完，就上課了，外面我和少數的人回到教室。

的凶，尤其東北角上，更圍着一堆人，在四圍圍着，椅子橫着，一片，旁邊熱熱的，橫着，橫着，並且有的擺着熱熱的，橫着，橫着，幹呀！使勁呀！

了這道功，因爲平常他還算是歸位，所以同學們收拾的收拾的歸位，教室裏才算安靜下來。

臣要……」

我和C沒出去，因爲座位都靠牆，便衝外靠着聊起來。

「嘿！你幹這先生也太差勁，也不會敲點兒，就這樣隨隨便便的，成什麼樣兒！」他先向我說。

「是呀，一個個兒，都像瘋了是的，一點什麼也不懂，天天胡混，有什麼意思，這！噴……」我真不知道說些什麼好。

我們的聲音，一直被大的話噪壓抑着。

「嘿！別造孽啦！够受的啦！嘿！說你們哪！」一個人大聲嚷着。

我定睛一看，可不是，一屋子

郵務佐應試記

許國

人們老是哇呀呀地喊着：「社會黑暗，世態炎涼，幾個年輪較大的，自命奮世故的同學，也老是張口人倫，閉口而子，爲了好奇心所使，我也算是郵務佐應試者之一，也占這三千三百九十個應試者之一。」

「幾句『詩云子曰』來，下一算完事。德說監考的老先生把『廣交』弄成『慎交』，有的應試者居然做了更有相『限用文』四字忘了！第二試是數學，我很快完丁！

先 生 們 的 應 用 定 理 公 式
先生教導學生，雖然有時須得隨機應變；可是也必須有一定的成竹在胸，否則對於授課與管理學生方面，不但事倍功半，且有徒勞無功的危險。茲將數位幾位老師常使用的定理和公式，記錄於次：
歷史教員賀先生：「你們上課不要說你們，就把你們給誤了。」
數化學教員張先生，其定理：「二年虎，二年勳，三年我不管。」
國文陳先生：「你是來玩我爲薪，先生何必太認真。」
勞作賀先生：「上課要鬧，下課後盡曠課，有繼續性，直至學期終了爲止。」
修身主任周先生：「上課如循規蹈矩，考課分數好辦，九十分起碼，一百分之爲止。」
化學陳先生：「問功課不會，讓植週生牌與你的手接吻。」

學府風光

My Friend

FIRST SNOW

By F. B. Priestley

The first fall of snow is a magical event. You go to bed in one kind of world and wake up in another quite different. If this is not enchantment, then where is it to be found? The very stealth, the eerie quietness, of the thing makes it more magical. It flutters down, soundlessly, hour after hour while we are asleep. Outside the closed curtains of the bedroom a vast transformation scene is taking place: it is as if the house you are in had been dropped down in another continent. Even the inside seems different, every room appearing smaller and cosier.

Outside, where the garden was yesterday, there is now a white and glistening level, and the village beyond is no longer your own familiar cluster of roots, but a village in an old fairy tale.

You yourselves do not feel quite the same people you were yesterday. There is a curious stir, a shiver of excitement, troubling the house, not unlike the feeling there is abroad when a journey has to be made. Nobody can resist the windows. It is like being on board ship.

When I get up this morning the world was a chilled hollow of dead white and faint blue. The light that came through the windows was queer, and contrived to make the familiar business of shaving and dressing queer too. Then the sun came out, and by the time I sat down to breakfast the dining-room window had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lovely Japanese print.

An hour or two later the world had completely changed again. The ground was one long glare, the sky was steely, and all the trees had become so many black and sinister shapes.

Now it has changed again. The snow is falling heavily, in great soft flakes, so that you can hardly see across the valley, and the roofs are thick and the trees all bending, and the weathercock of the village church, still to be seen through the gray loaded air, has become some creature out of Hans Andersen.

Yet if this snow lasts a week I shall be heartily sick of it and glad to speed its going. It is not the snow itself, the sight of the blanketed world, that is so enchanting, but the first coming of the snow, the sudden and magical change. Today has had a quality, an atmosphe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yesterday, and I have moved through it feeling a different person.

初 雪

陳 礪 譯 註

初次降雪是一種神奇的事情。當你就寢的時候是在一種世界裏，醒來却在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裏。倘若這不是魔幻，那麼那裏還能找到魔幻呢？就是雪本身的祕密和那不可思議的安靜使它變得更為神奇。在我們的熟睡中，它寂然無聲，一小時接連一小時地飄落下來。在寢室垂幕的外面，正在變換着廣大的佈景。彷彿你的家落到了另一個大陸上。甚至於在家裏面也好像改變了樣子，每間屋子都顯得更小而目更安適。

屋外，昨天的花園，現在是雪白晶瑩的一片，園外的村莊已然不是你們所經見的那些層層疊疊的屋子，而是一個古老神話中的村莊了。

你們自身也感覺到與昨天的你們不是全然同樣的人。有一種奇妙的興奮和激動的震顫使家中起了騷擾，好像在要出外的以前家裏所充溢着的那種感覺。無人能夠抵抗那窗戶的引誘，就像在船上一樣。

我今天早晨起床的時候，世界是一個純白與淡藍所組成的冰冷的洞。由窗戶射進的光線感到異樣，而且使得別緻。穿衣這種習以為常的事情也感到異樣。後來太陽出來了，當我坐下早餐的時候，餐室的窗戶變成了可愛的日本印畫的模樣。

經過一兩小時之後，世界又整個改變了。地是一片長的平滑面，天空是鐵青色，一切的樹都變成許多黑色可怕的形狀。

現在又改變了。密密層層下着大片鬆軟的雪花，以至於使你不能望見山谷的對面，屋頂增厚，樹枝灣垂，在灰色的空中仍然看得見的鄉村教堂上的風標，變成了安徒生童話中的某種動物。

然而這樣的大雪若繼續下一星期，我將要從心裏厭惡它，而樂意儘其速去。令人非常銷魂的，並不是雪的本身，也不是見了鋪上白單子的世界，而是由於初次的降雪，那種突然的幻變。今天有一種與昨天完全不同的性質和氣氛，我在雪中行動，覺得判若兩人。

in another = in another world; of the thing = of the snow itself; transformation scene 改換佈景; out of Hans Andersen 出之於安徒生之童話中; 安徒生為丹麥著名童話作者; to be sick of 厭煩。

ヒットラーの略歴

ヒットラーは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獨逸國境に而したオーストリアの小さな町、ナウに生れた。宗教はカトリック教。學歴としては國民學校と下級實科學校とに在學したに過ぎない。十三歳にして父に、十五歳にして母に死別したので、家財を賣拂つて若干の金に換へ、當時の首都ウィーンに移り住み、ここで最初の頃は建築の手傳ひ勞働者として、後には圖面描きとして、五年間生活する傍ら獨逸でもつて社會の實情を研究し、共產主義とユダヤ人の横行に憤慨してドイツ民族を本質とした政治と社會との必要であることを痛感し、遂にハツプスブルグ帝政の不合理な社會と政治とに愛想をつかせ、一九二二年の初頭即ち二十三歳の時、ウィーンを去つて、バイエルン王國のミュンヘンに移住した。...

一九一四年の夏、戰爭が勃發すると、八月三日バイエルン王ルドルフ・ヴィヒ三世世にあて、志願兵たらんことを請願したところ、容れられてバイエルン第十六歩兵聯隊に編入され、歴來四年間を西部戰線に従軍した。この間に一度は脚に負傷し、次いで毒ガスのため、兩眼を失明した。この戰爭中、ドイツの戦後の氣持が戦線兵士の意氣と餘程違つてゐるので、ヒットラーは少ながらず不満に思つてゐたが、兩眼を失明して後方に送られ、病院で療養してゐるうち、牧師から革命が起つて、ホーエンツォレルンの帝政が覆落し、共和國政府が成立したといふことを聞き、女これがため精神上に非常な衝撃を受け、その瞬間ヒットラーは彼は政治家になるんだといふ決心をした。...

希特勒的略歴 (一)

胡謨

希特勒在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生於西德奧國境的奧斯特里的一個叫魯勃諾的小城鎮裏。宗教是天主教。談起學歷來也不過患了高級小學和低級實業學校。因為他年方十三便與其父許別，十五歲時又遭母喪。他變賣了家產，換得些許金錢，移居於當時的首都維也納；在這裏，最初充當建築助手，後來從事畫圖工作，他繼續了五年這種生活，在這個期間他還會自力研究社會的實情，對於共產主義和猶太人的橫行極爲憤慨，而痛感德意志極端以德意志民族爲本旨的政治，與社會，終於對於哈滋堡斯堡帝政的社會和政治深表不滿。一九二二年年初頭，也就是他二十三歲的時候離開了維也納，移居於拜耳王國的穆尼克。在這裏他一面畫畫兒糊口，一面自力研究外交政治社會各種問題，對於在維也納時代的想像更加堅毅，對於必須走向民族主義的信念益形堅決。...

一九一四年夏歐戰爆發，彼向拜耳倫王羅德伊三世，申請充當志願兵，當被允許，編入拜耳聯隊第十六步兵聯隊。其後四年間便從軍於西部戰線。在這期間裏他的脚曾一度受傷，以後，因中瓦斯毒，而雙眼失明。在這次戰爭中德意志極端的民心與前線兵士的意氣極爲軒輊，希特勒雖然也極表憤慨，因雙眼失明，被送往後方；當他在病院療養的時候聽到了牧師樹起義旗，賀賀倫的帝政衰滅，共和政府成立時，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刺激，在那一瞬間希特勒便決心想要成爲一個政治家。...

「カトリック」Catholic 天主教 「賣拂ふ」 賣掉 「ウィーン」 維也納 「手傳」 助手 「かたはら」 有兩個意思其一表示傍邊兒其二表示一面做着某種工作，還帶手兒做着別的工作。「ユダヤ」猶太 「ミュンヘン」 穆尼克 「餘程」 極端，復 「ヒットラー」 希特勒

餓

我們不但需要飯，
還需要意志和勇氣。

何之

我和布跋最後只有離開了P城了。我們冷，冷得連報紙也希望別人送幾張來濟饑。餓，餓得都要瘋了。肚子總是嗚嗚做響，我們餓得像兩匹野馬。我們不願意開口向別人求食，常開口是浪費唾液的，我們又沒有多餘的錢買水吃。別人自然會從我們的眼睛懂得了我們要說的話。但是，他們雖然懂得，却也只能憐憫。我們也相信他們在對我們嘆息，憐憫，不過，食物是比嘆息更要緊的呀！飢餓的獅子也不能只靠着曾經染過血跡的土地；轉着圈子，盡餅充飢。食物對於飢餓的動物才最要緊，才最要緊的！

我和布跋誠懇的對我們面前的人們發誓說：我們可以把大腿割給他們去做藥材，哼也不哼一聲；只要他們給我們一頓飯，一頓可以填飽我們肚子的飯食。——飯對窮人是不怎樣重要的，他們可以用燕窩，魚肝油來代替。但是，窮人却每一秒，每當地球轉動的時候，都用了充滿希望的眼光，向他們的工作盯着；他們知道工作可以給他們飯吃，可以使他們不再餓得像一隻狼，也可以不再擔憂去多說些話了。

窮人需要飯，我和布跋比窮人還要窮，我們不但需要飯，還需要意志和勇氣。每個人都有他的意志，可是，我們兩個人的意志已經被飢餓剝掉了皮膚，只剩下一些中乾的骨髓。這骨髓是乾枯了，我們不能再從牠的內部擠出什麼來。我們已經把意志遺失，勇氣也早像煙草一樣的消失，消失到八千里外去。我們需要飯食，需要工作。但是，不幸我們是兩個P城以外的，常被城裏人罵做雜種的異鄉人。我們尋不到命運之神的手，在黑暗的道路中，什麼地方隱藏着。我們白天從人家門口爬起來，分開到各處去找工作，找食物。晚間回來，我們獲得了什麼？只是「希望」的魔爪抓在我們心裏的創痕而已。天像漆一樣的黑，我們的希望比天還要暗。我們只有離開P城了！我們要到別處碰碰運氣！——窮人吃飯要講運氣的。

幾個月月的磨練，上帝用錘敲擊我們飢餓的身體，我和布跋的額上，多添了幾道難看的紋。在我們蹣跚的移動我們緩緩的步伐，在鄉間的小道中時；布跋抬起他那白哲，原來年青現在却有些老氣的面孔對我笑。笑聲刺進我的心，我茫茫起來了！把命運和失望放在天秤上，我更是茫茫……

「養生！幾個月命運官長的訓練，幾個月上帝的賜與；使我知道了這世界的道路如何難行！」

我沒有回答。我只有對這個年青人的面孔望着——有餓容，失望，只要是不幸的色彩都被塗在這稚氣的臉上了。我把眼淚向空中流去。我們原來離開戀戀的故鄉到各處飄蕩，是想找出出美麗的果實，夢中常見到的美麗的土地。可是，我們忘掉了「美麗」的靈魂，「美麗」的靈魂原來就是罪惡的！

「我從家裏出來時，原是把血液放入正在烈火上的鍋中，可是，養生這火漸漸的熄了！我想你也沒有方法再把牠重新燃起來。我沒有想到在P城頭一個從他住宅把我們趕出來的却是我父親的哥哥。」

「他是對的，他為什麼擠出多餘的腦汁去給別人奪到幸福！我想；還是他自己去打出光明來！我握住拳頭喊叫。我忙又鬆開，因為我看見那隻黑狗，只剩了皮和骨頭的手，正把飢餓的黑色光亮向我投來。我和布跋都打了一個冷戰。」

我們不想再談什麼了。我只是把沒有了光亮的眼睛，向遠處的發紫色的山射去。幾隻老鷹在頭頂上剪過，路旁一排排的乾草非常遲慢的向我們背後倒去，我下意識的加緊了笨拙的脚步。肚子裏燃着憤恨的火，嘴唇像乾涸了的鹽湖一樣的乾涸。雖然使勁用舌頭去酒地，也酒不出紅色來。天也快黑了，向四外看去，尋不到一縷炊煙。哦！誰有人，有工作，有飯食的地方遠遠呢！

「今天又是照舊了！」布跋踢着石頭子，苦笑着。天已經變成了灰風皮顏色。而前的紫山成了黑的一團。我從外衣的口袋裏取出一張污穢的豆紙，揩揩嘴脣，眼睛更射不出光亮來了！

夜終於像個網似的降臨，一切都是漆黑的了。夜裏的寒風做了我們的被，我和布跋對着臉苦笑了下，倒在一棵枯樹下就寢。——今天我們沒有得到食物吃，昨天也沒有，前天呢？我們的嘴角好像掛上了拒絕食物進門的招牌。我們已經餓了三天！

布跋把牠那硬得有些彎的身軀擱放在枯草地上。不久，呼聲就灌進了我的耳鼓，打破了夜的寂寞。我疲乏地嘆息，伸懶腰，繫緊腰帶。可憐！他只是個孩子，還只是個純潔的孩子！

我想把我自己驅入夢境，也許能在那兒享受到豐美的火腿？雞蛋？三文治？我對布跋，我身邊的小孩子羨慕；他一定見到一位好老人了。現在……那老人領他進屋……一杯牛奶！喝！還有蛋糕！——雖然，醒來時，一切快樂都隨着眼簾掉在地上，乾草中，無影無蹤；但是，這一「精神」上的安慰，窮人少了這種天才，如何能被人稱為窮人？窮人原不是難聽的字！我什麼時候睡着了，自己也弄不清。醒時，做得什麼夢都忘記了。這使我非常生氣！

我正在煩惱，一件比「遺失了夢」還重要的事發生在我的身邊！——布跋躺在原來的地方餓死了。兩隻手緊緊的握著，骨頭在指尖那兒射出黑色的光芒。面孔非常難看。我又有點茫茫了；他是餓死的！不錯，餓了三天！他只是個孩子啊！一個無辜，被這污穢的世界折磨死了的孩子！這世界明天你們會發現我也如同布跋一樣的姿态，躺在路旁，沒有了氣息？

巫女

艾果

甚麼花招都是爲了錢想出來的！

一個冬天的晌午，燦爛的陽光輕輕地灑着大地，高莊東首土地廟前，又漸漸聚集了不少閒聊的人們。

大家忽然扯到「巫婆」李奶奶身上。

「媽的！我就不信有甚麼菩薩，還不是來騙人！」馮官屯吳三爺家的佃戶趙四，氣憤憤地大罵起來。

在場的人都楞了，敢彭明較着地在衆人面前罵李奶奶，真也得算狗膽不小；在高莊以及高莊附近，一提起李奶奶來，那個不佩服得「五體投地」；成天忙得沒有一刻閒時，今天給東家治病，明兒給西家驅邪；哼！觀音大士的弟子，你趙四是何等人，敢在這裏大罵？病治不好，是自己造孽太深，闖王爺叫的急。

「媽的！有什麼鬼神！上的供不是喂了狗！香火錢不是入了狗蛋的腰包？」這時如果「巫婆」在這裏，他真想咬破一口。

「女巫在衆人的心目中，確是救命的「活菩薩」。不論老少男女，都口口聲聲地呼喚李奶奶。自從她守寡以後，不是誠心念佛，觀音才收她做弟子嗎？」

這時李奶奶正在莊西頭，給高上峯底兒子治着病；像有神點化似的，忽然捻指一算，用勁一拍褲子，便怒叫起來：

「不行！我不能看了，有人罵我！」

病中的孩子嚇得哭了，大人也顧不得，却連忙扶持她。

「李奶奶！你老人家可別這樣說，那個鬼鬼子說罵你老人家啊！」「救命的活菩薩」。高上峯底老婆低聲下氣地說。

「不！就在東頭！光罵我，倒不要緊，還罵觀音大士呢？我非去瞧瞧不成！」她一邊說着，一邊站了起來，直奔東頭而去。

後面跟着着熱腸的，像是李奶奶的隨從。

趙四看見她來了，反倒越發高聲罵起來：

「真難纏的胡弄水，病好的有幾個？自己却像老母豬似的吃得胖胖的！」

「這孽呀！這孽呀！神明是叫做養活的嗎？」李奶奶眯縫着眼睛，合攏了兩手，嘴裏不住地喃喃着：

「觀音給我，觀音給我，觀音大士降災給你呀！」

裏，已經擠得「水洩不通」；好歹讓出一條道來，才讓他進去。

外面看不見的人在低聲咒罵着。

趙四似乎手足無措，不知怎麼才好。

「趙四再叫你嘴裏不乾不淨的！神明是你罵的嗎？趕快去請李奶奶禱告禱告吧！還是高廷吉年長，遇事不忙亂。

李奶奶倒底不限凡人一般見識，一請便來了；嘴裏不住地念着「阿彌陀佛」，不慌不忙的走着四方步兒。

「觀音菩薩見了怪呀！年青人不能莽撞得胡罵！神明不依！神明不依！」

見着無人做聲，於是又加上了一句：

「可不信！」

她吩咐着捧着供，拿了成刀的黃表，成封的香，到佛堂裏去禱告。

「觀音菩薩！可不能限年青小子一般見識，他不知輕重，求大士保佑！」

李奶奶燒好香，手裏數着念珠。

趙四如漆漆般的叩頭。

他願意虔敬的信服你老人家！」

黃表成刀的燒了，紙灰像是一隻隻的小蝴蝶，在空中亂舞。

在趙四回到家裏的時候，他妻子已安靜的同人講了話。

從此以後李奶奶更是聲價十倍，佛堂裏每天有人上供許願。

有一次安樂鎮大集，吳三爺遇見了趙四。

「聽說您莊上出了一位「活菩薩」很靈驗的？」吳三爺把他叫到一座茶館裏，揀一個角落地方坐下。

「三爺！可不是嗎？真是觀音大士的弟子哩！」他於是將那次發生的事，從頭至尾，詳細說了一遍。

「可是我活這麼大年紀，向來沒聽說有這種事。」吳三爺正顯風色地說。





復仇 [別造孽，唱還，留神黑棗！]

「三叔！您是什麼意思？」
王石頭的臉蒼白着，銳利的眼光像兩隻箭似的死釘在那
樺耆老的禿頭上。

「全村都知道我回來了，是不是，三叔？也不用您成天
不離身的監視着，想作的事，我還是會作，不用說，您現在
也明白我的意思了，您要想知道，我在外面活了這十八年，沒
有一天忘了我爹那雙着血的眼……」

小屋裏像凝固般的寂寞，豆粒大的一盞小豆油燈，被雷
陣中撲進的風絲抖得幾乎熄滅，燈焰左右傾斜，使貼在牆上
的兩條黑影也隨着滑動。

老人的頭突然抬起來，眼珠子灼亮得像冒火。
「難道您就忘了？三叔！我爹那天夜裏滿身帶着血回來，
他老人家說的是什麼！您都忘了，這時候您還看着我這麼
嚴！是不是您也伸進人家的褲腿裏去了？三叔？」

石頭把緊繃着的臉鬆弛了一下，冷笑着撲了撲腰！
「我還怕誰？三叔！您說我還怕誰？哈哈……」

「石頭！」
老人呼出一口氣，臉色漲得發紫。

「死的是你爹，難道不是我的親哥……」

「甭說那個，三叔……」
「說什麼？你回來嗎，不家來，你住店，嚀？不是我趕
到的早，你！五個『你』也完了，那天我整整的守了你一夜，
推醒了你多少次？天生來的一隻愛說話的嘴，白天裏打主意，
夜裏都吐出來，這頓我天天監視着你？你三叔跟人家伸一
條褲腿？」

「……」石頭垂下頭來！
「你三叔比你髒？我要把你賣了？呸！」
「不是！三叔！」他的態度和緩下來。
「我是探探你的口氣……」

「口氣！」
「不談這個了，三叔！」他故意把題目拉開：「葛禿現
在怎麼樣？」

「怎麼樣，一年比一年沖，嚀！又治地又蓋房的。」
「三叔！我覺得您變了！您不像從前那麼軟了！」
「也許，就比如：一團棉花是軟的，經過幾十年的蹂躪，
變得比石頭還要硬！」

「那您爲什麼還是軟着？」

「軟着？你三叔比你還着急，我要等一個十全的機會，因爲我覺得十
年裏這死不了，我要報回痛快的仇，就像壓實，一塊不能對一塊的來，是
不是！可是！我又有點害怕，怕我老了，也許心氣衰敗下來！然而——」

「然而什麼？三叔？」
「一把報仇的心放下，就會夢見你爹！」

「你走了以後，連個信兒都沒給過我，我只當傷着外邊喂了狗！我不
能再等着你了，就當沒你，事情我就要作——你給拾腳！」
老人撇開石頭搭在坑沿下的兩條腿，由坑洞裏摸出一把尖亮的刀子！
「就用這——」

「三叔！這個不成，您甭管了，就離我的吧！」他說着又撲了撲腰！
外面起了狂風，土沙沙的敲着窗紙，一縷涼風，捲熄了豆油燈！
屋裏頓然黑暗了！

田野裏：
枯苦的田壟，一直伸張到遙遠的地平線，與天接連着。北國黃沙，將
天地映成一色。

石頭默默的由村中踱出來，鄉土的氣息，使他有些茫然，童年的回憶
，紙屑般的由心底湧上來，他想起了十八年前的伴侶，有氣；於是許多小
型的而麗都浮在眼前！那些都是極深刻而遙遠的印在腦子裏，路旁的一棵
樹，一堆土，都像久別的故友。

他走上一座土橋，突然，憤懣的心情像火上撥油，他看見十八年前的
父親在這裏和葛禿對罵，爭論着十畝地，繼而父親被葛禿拍攆着的一羣人
按倒……

「孩子！記着我是爲了祖上的十畝田叫人打死的……你爹死的窩囊
這麼軟……」

「三弟！孩子我交給你，他娘死的早……你要管他……別叫他像我
他知痴的望着高空，土色的天，被淚水浸成一片模糊拉——拉——
昏鴉劃破了死寂的田野。

突然，他機警的攔住懷中的手槍——
望着飛遠了的幾片黑點，沉重的舒出一口氣。

「石頭嗎？」
他回過頭來，一個熟悉的面孔擺在眼前。

「啊！利明哥！」
「多叫回來的！」

「前天……」

他覺得這不是幼年的鄰家的利明哥了，十八年的光陰，把他塑成一個像父親那樣軟的一個莊稼人。他記得小時利明領着他們追鬼子，他跑的最快。

「這是誰？」他發見利明領着個小孩。

「我的孩子——」

利明笑了，這笑像一隻箭刺着石頭的心。

十歲離開故土，過着危險的生涯，他曾感到過心上的寂寞，似乎需要溫暖與依戀，然而作着無定所的流浪事業，他不能帶着女人，於是他努力地抑制着心火，鼓勵着自己：

「仇還沒報呢！父親……」

於是他什麼都忘了，急需報仇的烈焰又澎湃的燃起。

「好！有工夫去！」

「哥們多年不見了，有工夫到我家坐着去！石頭！」

兩個背影向村中走去。父子親膩的氣氛，又使他感到一陣寂寞與惆悵。

石頭每每告訴老人說：去探葛亮家的道，就一個人出去。於是老人就一直等他到天將明的時候回來才睡。

幾日真，老人有些懷疑了，他覺得石頭的勇氣漸漸的消滅下來，精神也隨着弱了。

「石頭！」老人向石頭點點頭：「您回來是為什麼？不要忘了自己的……」

「……石頭沒有答言，臉由紅變得蒼白。」

「我知道，咱家還沒後，我應該張羅着給你娶上媳婦，生兒抱女……」

「我老了，可是還能拿的動刀子。」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濃密的黑暗扼制着夜之恐怖，天陰得沒有一點光，幾株白楊被風吹着。老人站在一座荒塚上，黑暗包圍了他，淚水雨一般的在流着。

「二哥！我對不起您，今世不能替您報仇，這是我的罪過，我不該等着，等着您的兒子回來給我領事……」

而他戀上了葛亮的辨頭，我們的事葛亮已經都知道了，他防範的很嚴

而目……

「我應該早動手，可是……二哥……」

老人把頭伸進拴在樹上的繩套裏……

「三叔！三叔！」

石頭半夜裏睜開眼，不離身的老人沒了，一種突來的恐怖襲着他的心

然而……

他急速爬起身來，摸下腰中的手槍，向葛亮的家跑去！

那座威嚴的磚房，沒有一點動靜，他有些詫然了。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送情郎呀……」



中篇連載——

海濱的獲得

(十一) 劉若

獻給含羞草，一個早熟的姑娘。

「我後悔啦！」

「世界上有沒有解迷藥的藥？」

「怎麼哭哪？」

「男人都這樣狠，後悔就走，何必再來。什麼是迷藥，不吃好不好？」

「……」我倒無言了。

「走吧，後悔去，別吃迷藥啦！」

她躲在我的懷裏哭起來，我最怕女人對我

哭。

「夢，Margaret……」

「去，不要理我。」

但她却擰着我的頭，哭得更急。我說了許多溫柔的話，吻了她無數遍，逗她樂，她才不哭了。

「回家去吧，好孩子，別跟了你的寶貴的時

間。」

「你瞧，我說我要家嗎？」

她笑了，萬事皆休，嘩，女子是不可惹的。

「這幾天怎麼老不來？」

「脫不開身。」

「聽話，女人迷——」

「想什麼？」

「男人們太可惡，逗得人剛得意，却溜溜的

跑了。」

「女人也是呀！」

「大概現又快了哪！」

「說話都不懂。」

「我怕夜風吹凍了臉，所以關上窗了。」

「好心，幫我把衣服脫了吧！」

「夜美好的光陰，在享受情慾的安慰，也許是最後的一夜吧！」

第二天很早，我穿好衣服要走了，她含着淚

望着我。

「夢，怎麼哪？又愁。」

「再給我一個吻，我怕再見不着面。」

「別愁，見面的日子多呢！」

「……」她落淚了，但很少，幾滴，我給她

擦去了。

「今晚我再來，放心，準來。」

「別走，你看我的淚。」

「我又吻她，一遍，兩遍，三遍……」

「……」

回來的時候，我沒有看見菸菸，我關了門，直到黃昏才醒。

晚上，僕人說，紫蘆和菸菸出去了，不回來

吃飯，我很替奇，同時我收到潘的一封信。

「莊：……」

「是不是？還讓我不待嗎？男人們心狠，真的

一點也不假。」

「明天，我預備去香山療養，大夫說這病太重

也無法醫治，只有靜靜的去養——這也是多餘

告訴你，還不是石投大海？」

「再見吧，我不愿再打擾你的好夢了，只有你

來或者可以在天堂(?)裏再重念吧!

「潘」

我癡了，那天晚上，我想起過去，過去使我

沉在顛覆和失望的交流中。

第二天，我整理我的行李，預備回津。在這

裏已兩個月了。雖然海風仍帶着一種誘惑，可是

我發現我的良心，我懷着潘，我決定走了。

我預備向她們告別，但一天沒有見着面，我

問僕人。

僕人說：「大小姐昨天下午走了；二小姐今

天早上病啦！」

「樓上！」

我急忙跑上樓，輕輕的推開門。我看見她躺

在牀上，面對着裏面，身上只穿着一件綢製的睡

衣。那睡熱的纏綿，使我忘記回津，忘記潘的苦

我。我又漣漣的走到她的牀邊！

「菸菸！」我稍稍的喊。

她回過頭來看着我，又轉過去，兩手掩着

臉。

「病了？」

她不理。我看見她的雙眉微顫，我猜是哭了

。我跪在牀邊，用力扭過他的身體。

「又怎麼哪？」

「去，去，騙人的壞東西——」

「不要哭了，留神哭瞎了眼睛。」

「瞎了更好，有眼不是一樣受人氣嗎？」

「好好，咱們一塊賭吧？」

「好。」

於是我從衣袋裏拿出小刀，向我眼中刺去，

她急忙搶過來，扔在地上。

「跟你說着玩的——」

但她仍是掩着臉，微泣着。

「那麼答應我，不要再哭了。」

「噢，原來你喜歡吃淚嗎？」



卜爾多 (五)

起。鳴。

一方面要忍以求生命的存在，一方面要發以使命的展開。

「幹甚麼那樣兒們似的！多難受呀，讓人聽着！」

「嗚，嗚，您可不知道，小吳一邊呻吟着，一邊還言：『這就是我，換個樣兒的，咳，疼也疼死啦！』嗚，嗚！可真他媽夠噲！」

「那又不是槍打的，」李武魁反駁他：「撞傷一點也算回事！子彈穿進去出不來，窩在裏面那懂什麼叫嗚。男子漢，一點廣勁沒有，哼！」

「嗚，您可不知道，嗚，嗚！甯說啦，嗚！」李武魁笑了起來，扭頭看看卜爾多：「卜爾多一點沒動聲色地在床上躺着。李武魁問他：『老哥，你怎麼受的傷？』」

「沒留神，」卜爾多漫不經意的：「讓汽車撞了一下。」

「嗚，傷可不輕！」李武魁眼望着那些繃帶，心裏確是有種佩服的感想：「老哥也真能挺一氣，真棒！」

「咳，表面一點傷吧，算了什麼。」卜爾多勉強地笑了笑。

「嗚！」李武魁把身兒向起一欠：「老哥也幹過咱們這行？」

「幹過軍隊？」

「慚愧！我連槍桿兒也沒摸過。」

「嗚，老哥是政界的吧？」

「不，我本來是打算拉車。」

「對啦。」卜爾多很鄭重地，微把頭點了一下

「嗚，你和他……」李武魁指着小吳將要問。

「不，可惜找不到舖保，連輛車也貸不到手。沒辦法，連凍帶餓的，哼！」

「怎麼樣啦？」李武魁爽得坐了起來，兩眼直直地看着卜爾多。

「我就——要起飯來啦！」卜爾多苦笑了一聲

「要做？」

「對啦，沒出息。」

李武魁默默地連搖着頭。

「是，我不應該要做，我明白。所以我就趕緊我事作。人多事少，好像是有點這種情形；不也許是都市的關係……」

李武魁把頭更搖得厲害了：「不對，到底還是你沒有真能力！」

「對，對得很！閒人多，而且都是不相上下的，用他，有人搭情；用我，沒人搭情；人家當然是用他不用我，不怪人家，怪我沒有超過別人的本領！我明白，我早已經有了這層層的覺悟。所以我只好以實力氣去掙我的飯吃。拉車，沒人作保，別的我及我不到，整整捱了兩個月的餓。」

「也很憐憫呢。」李武魁點點頭。

李是苦出來的見識。後來你怎樣啦？」

「後來麼，才有一位隣居——原是個當警察的——出頭替我介紹，弄了一份掃街的工作。」

卜爾多望着棚頂自己苦笑了一聲：「掃街是個苦事，年老的幹不了，年青的不要幹，凡是幹的主兒，都是迫不得已。可是，誰已經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他們還忘不了拘頓，要好！我，當然不能同他們一般見識。被撞的那天早晨，本來我的活兒已經完了；假使大家一齊下手，那點雪也早就掃盡了。可是他們，你也取巧，我也取巧，就抓我一人的傻瓜。其實呢，我並不傻，我明白他們的心理，而且我一點也不感覺灰心；我本意是在做一個榜樣給他們看，你洩氣的氣，我秀我的力，看看到底是誰能立住；誰會爬下？結果，我爬下了！」

卜爾多慘然地一笑：「汽車這一撞，把我撞了一個正好相反的榜樣；使他們更要以取巧為爲計了！這是現社會的實際情形。可是，於我沒大關係，我是一個人，撞死了也無關緊要。而我爬下了，是創傷使我暫時爬下，傷好了我還能起來。最可憐的是他們，他們是多數的，恐怕這輩子也就這樣糊塗下去了；然而將來她有個真正的爬下，不是死，而是未死之前求生不得的爬下」，那時候他們才會覺悟，可惜離死已太近了！」

「我不恨汽車把我撞傷，我恨汽車把我的前功完全撞沒了。我一氣苦幹了十九天，太不容易！而且還不如不幹，根本沒我，或者他們的以取巧為是心理，尙不致多添了這一層結實的把握。」

「也不然，」李武魁不覺地立了起來。他忘了他腿上的創傷，那是因懸一個個人而被槍文夫用刀所扎的，因精神的興奮以致暫時地麻痺了痛感的神經，她好像沒受傷一樣的那麼站着，很入神地說道：「我很贊成你幹，肯幹；可是你姑息旁人的拘奸，不讓裝璜的那種態度，我很不以為然。比方說，你的夥伴有二百多人，都不幹，那要看你一個人的，就沒有汽車來撞你，累也把你累爬下了！」



子與父

「要好身體須
 修練，要好兒孫須
 強種。」由此可見
 ，父與子是有密切
 關係的，父親虧弱
 ，所生子女，一定
 先天不良。諸位讀
 者！你想要有一個
 肥壯健康的孩子嗎
 ？請你先注意你自
 己的身體，這裏告
 訴你一個強身健體
 的捷徑，就是每日
 服用「若素」，「
 若素」乃滋補劑，
 不只療除疾病，且
 能給我營養，你的
 子女同時服用，當
 然更可避免「先天
 不足，後天失調」
 的弊害。

北 京 東 單 新 門 路
 若 素 製 藥 公 司
 本 埠 各 大 藥 房 均 有 代 售
 濟 南 營 業 所：濟 南 商 埠 三 路

中 瓶：三 百 片
 大 瓶：一 千 片

胃腸 若素 營養